

呼聲

李劍萍 編

呼 聲

新詞集

李劍萍編

世界文藝研究社出版

小 引

我在東京住了五年，一九三一年才回國，在東京的時候，我也曾寫了不少短篇文字：當時日本文壇上都目我為中國怪傑！可是我冠上了這個頭銜，實在有些受寵若驚！直到回國後，就將這筆墨債暫告結束。

陳露茜女士，是我在東京讀書的時候，一位健美而愛好文藝的同學，後來；大家都卒業了，她回到南國的香港，我也回到上海暫住。這二年中，我

受了衣食的鞭笞！跋涉了數千萬里！到如今還是找不到一處噉飯的地方。仍舊過我一天兩頓麵包的生活！

在今年的五月八號；我偶然接到陳女士由香港寄來一封信；說她在最近一個月內，到上海來看我，同住的朋友聽見這消息，都來向我祝賀，說「小李又要過甜蜜的生活了！」話是說得很透澈，並不是打玩笑的，在局外人看來，一個孤獨的青年。有女性從遠道來看他，實在是極好的徵象！可是說到我自已呢？反增加了許多悵憂！本來生活是窘迫的，這一來我的麵包問題，更要恐慌了！所以我躊躇了一會，馬上就覆她一封信，信裏的意思，說我不久就要離滬他去，一方面我日夜祈禱上帝！阻止她的南下。

光陰如箭一般的飛奔！日月像流星一般的不拘！陳女士果然在六月五號來滬了。當我們會面的時候，我首先問她我的信妳該收到了吧？她對我嫣然

一笑！說信是收到了；我料你不會插翅高飛的！我聽了她這幾句話，非常奇怪！難道她真的知道了我的底蘊嗎！？

事實是這樣的；她在第二天的晚上，啓着小提箱，拿出了一本稿子，叫我代她整理一下，並且限我在二十四小時內，就送去付印！我處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下，就接受了她的要求，橫豎天氣很熱，便趁着月亮稀薄的深夜，將這稿子整理了清楚！次晨就送到印刷所去付排。

這小冊子的內容都是雜七夾八的，雖然不是陳女士的精心傑作！然而她却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譬諸選譯各報及雜誌，都是很不容易的事，不過在下有一層須向讀者報告的，就是這裏面的詞，完全充滿着發奮與警惕的字句！在這國破山河碎！外侮嚴重的時期，決不敢涉及「戀愛」一途，因基於上述一點，名之曰「呼聲」。

最後：我倆將這本小冊子，獻給愛護我倆的親

友，留一個永久的痕跡。

一九三三，六，十，李劍萍陳露茜誌於香海

目 次

桃花	一縷心絲
雨後的春	黃昏
綠柳	雪夜的少婦
春思	出征
初夏的早晨	孤獨之夜
曼妹	她的流落
毀滅	孤舟
深夜	弔死難將士
寄給青	姑娘
晨色	給鳳妹

去罷女人
獻給愛之神
女性們起來
秋蟲
哭澀
落花
困人的午後
渺茫的人世
雨後的湖光
少女的心
妻
寒村薄暮
黑夜
午夜的哭聲
月
雁塔的悲哀
花
我愛
在病中
離歌

歸去吧
徬徨
夢
給我離別的妻
憔悴的玫瑰
秋妹妳願意吧
勞動
你的眼睛
故鄉
寒
夢真
天空
昨夜
失戀
月明之下
驪歌
歧路
丁香殘了
凝思
情變

桃 花

她是芳園裏的麗人，
她是春光中的嬌客；
試看她；
穿的是嫣紅，
住的是胭脂國，
她那一副可掬的笑容，
真教那——

蜂蝶顛狂，
羣花削色，
試問她；
當年事也會記得？
五陵源迷了漁夫路，
多少歡娛。
都是陳迹。
聊堪慰。
玄都觀返了劉郎轍，
還有那重逢的一切；
相對忘言，
含情默默。
却憐她，
天生麗質，
弱不禁風，
一別故園，
頓傷漂泊。

不忍回首，
芳草溪邊，
夕陽影裏，
綠陰冉冉，
子已離離，
尙留下了幾分成績。

雨 後

清風噓盡了蒼穹灰色的雲團，
柔光更拭乾它顴角上的淚斑；
初出的太陽又這樣美麗新豔，
它又給春點綴了不少的容顏，

春是這般貞素和輕淡地裝扮，
她將愛的種子在我心頭深坎；
我已無形中受她愉快的溫存，
這溫存真有麻醉心魂般密甜，

我曾受她愛撫和柔情的纏綿，
我曾被她的俏眼將我心迷戀；
我曾啊我曾在她懷抱裏呼息，
一些甜蜜裏蘊含着無限心酸，

綠 柳

堤畔的綠柳，壟上的野草；
牆頭的紅杏，門外的天桃；
花間的鳥語，枝邊的鶯噪；
這一切的一切；
都表露宇宙青春在勃發着，
——尤其那呢喃的雙雙飛燕，追逐的陣陣舞蝶；
在這青春情緒勃發的萌動中，
愈顯出牠底生命火燄偉大，具有不可思議的魔力

魔力雖是這般不可思議，

生命火焰雖是這般偉大；

可是，——

可是終沒有能顫動着我底——有着創傷的心弦！

震出些快樂的歡鳴，

這創傷的心弦，

只是沈着，沈着！

沈着了的我底——有着創傷的心弦，

有時却也抵抗不過這樣的引索；

被迫送出些斷斷續續的聲音。

聽呀！

請聽這斷斷續續的聲音，——

是快樂的歡鳴？

是苦悶，悲憤，消沈的哀吟！

春 思

春風飄飄，
春色嬌嬌；
孤零的遊子啊，
空向那渺無涯際的雲天遠眺！

樹梢的小鳥，唱着幽婉的歡歌，
草叢的蟲兒，低聲應和，
贊美這春光燦爛的柔和，
令我長念而求憶的遠地的愛人兒！
你是否還像以前對一般的健康活潑？

初夏的早晨

我應該起床了！——
不，在這破曉的時候，更覺得醉眼昏朦。頭腦昏眩
。
這是初夏的威力吧？
【不要睡了！懶惰的東西，

要曉得國破家亡；……

流離失所是臨了！

青年呀！振刷你俠的心；

熱的血；堅強剛毅的精神；

去！去挽救垂危的祖國！

快去打倒那破壞世界和平的日寇！

快去殲滅那橫暴殘酷的獸敵！

快去拯救那被鐵蹄蹂躪的同胞！

快去收回關外豐沃富饒土地嚕！』

鳳 妹

◆ 冷冷的星辰伴着一輪殘月。

黑暗的墓邊只有在苦念着妹，

大地的一切都已休息，只有那孤魂的鬼號，

鳳妹！

妹爲何不開墓門來迎我呢？

妹拋棄一切來在這樣黑暗的墓上，

唉！鳳妹！

我爲妳來到這黑暗的墓邊來尋你，

爲妳，我在這寂寞的墓道上徘徊，

爲妳，我將眼淚洒盡，

鳳妹！

妳我已分離，

妳我不能再相見，

只有妳的靈魂在這世上漂泊。

毀 滅

我是被人嫌惡者，

可是眼光被或到世上的好人少；

什麼慈悲，什麼忠義，什麼……都是假的，唉！萬惡金錢——是造成那般……！？

現在；假如有人能親近我，體貼我……，我只有赴之一笑吧。

有人打我的左頰時，

連右頰也轉過來任他打吧；
有人強搶我的內衣去，
連外衣也給他拿去吧。
唉！我是被人嫌惡者，
萬事皆灰心了！
什麼都是致人的深陷阱！？
什麼都是騙人的假面具！？
什麼……！？
我祇相信叢林梵宇是人生的超脫呢。！

深 夜

愿有一位歌曲的女神，
把我的煩惱訴給愛人；
屋內是怎樣的清冷，
窗外是怎樣的陰沉。
這無邊際的星辰，
今宵好似睡在荒墳；

使我心弦緊張的，
是那流浪的愁雲。
四野奏起來的哀音，
一直到夜闌更深；
神呵！讓他嚙了這一杯濃酒，
因為那是我別後的酸辛！
在她幽靜的春眠裏，
我遙遙地洒下淚痕；
唉喲！你夢時的唇邊，
可有我的魂兒輕吻？

寄 給——青

姑娘呀！
我全爲妳陶醉。
那片刻不久的凝視，
種下了愛情的基礎。

我願將妳永久忘記，
但是我的情意不許。
姑娘，請妳寬恕我吧？
我這純潔的心跡！

妳何時離開蓮花湖畔？
許久，許久，
妳的麗影再未看見；
真使我焦急得可憐！

我憤懣，並且心酸！
我心裏咒詛妳無情殘忍，
但是姑娘啊！
我怎能將妳忘記？

晨 色

習習的晨風，

不停地向我親吻；
朦朧的太陽，
步出東方的天邊。

請看：

對海的羣山爲我現形，
在那兒高山之巔，
泛着黑雲數片。

請看：

戴花的樹兒在半空舞蹈，
花枝兒吻而復分，
擾亂河邊的微波。

請聽：

柵林裏的鳥兒，
有的縱情高歌，

有的細語談情，

請聽：

河中流水淙淙

時或高奏笙歌，

時或笑語融融，

自然呀自然！

你把我抱在懷中，

使我永生陶醉，

你是多麼慈祥而高崇。

一 縷 心 絲

我抽出一縷心絲，

默默地投入湖心。

真的，這絲兒細得太可憐了！

老是戰慄——飄零。

波濤張開牠們底翅膀一陣陣向這裏湧來，
風在鼓勵牠們，舞蹈牠們，
牠們得意地歡躍在我的面前，
牠們發出叱咤的歌聲，
會使這岸邊底人們染上淚珠，橫身。
牠們的訕笑啊！

黃 昏

落日西沉，
漸進於蒼茫的黃昏。
只見深灰色的暮雲，
鋪滿了那淺藍色的天空。

我的心是終朝憧憬，
我的神魂似已超塵，
因為這臉龐的黃昏，
我還疑着是黎明。

看遍了幾處花的芳芬，
聽着了幾陣鳥的哀鳴，
始知江南煙景，
是如此的溫柔鮮明。

月色是慘淡淒清，
蒼穹似無雲的仙境。
怎幾個長梯攀登。
踏上那清潔的仙境。

觸着這樣淒涼的情景。
是最令我悲傷憤恨！
怕恨這泥濘的人生，
是這般的黑暗昏沉！

追憶我童年的青春，

是怎的這麼快，奔騰。
啊！寶貴的青春，
已如鮮美之花啊，一瓣瓣的凋零！

雪夜的少婦

啊！這是從那裏來的，
——悲哀的徵音——
在這寂寞的深夜，
如霜般的雪層。
分明是一個青春的少婦，
在訴說她的哀痛，
一句一針刺入我的心坎柔處，
她原來是受不過公婆虐待的苦刑。
自從那年秋收不豐，

我爺娘便把我送入苦海中，
十五塊錢將我賣給人，
我的幸福從此斷送。

受盡了種種的苦楚去與誰伸？
嘗遍了萬般的虐情不敢微吟；
就這樣啊，過了廿青春，
踏踏了斷送了我一生！

哦！這是從那裏來的。
——悲哀的飆呻——
在這寂寞的深夜，
銀素般的雪層，

出 征

門外的青驄方急速準備，
花雕滿注在閃灼的銀杯。

四隅燒着光明的火炬，
我登上筵席，心已痛碎。
今宵呀，再祇有這一刻兒的歡醉！

不要問前途是黑暗，還是光輝？
且盡情享受這一刻兒的歡醉。
也不要提起往事了——
那往事，啊，我們生命中途殘斷的石碑，
被風雨剝蝕得還在垂淚！

今宵呀，酒是這麼甘美，
人是這樣地豐潤靈輝。
請不要為我們的愛情過慮，
有你這手兒將我的心房鎖閉，
狂蕩的風再也吹不開我的心扉！

也不是為我們的蹇運傷悲，

命途中的礁石不能把愛潮擋退。

涼月之下，妳若想着我時，

妳喊聲：『愛喲，早些來歸！』

我自會伴着你的芳魂甘睡。

啊，花雕已不在閃灼的銀杯，

門外的青驄已經準備。

狂風，吹息了光明的火炬，

我跨上了我的征騎，

我醉，行吧，行吧，把這柔腸拋棄。

孤 獨 之 夜

每當清冷靜寂的黃昏。

孤獨的我在曠野彳亍盤旋而低吟，

聽那長空的鷹鳴寒寺的鐘聲，

一任孤寂之心狂跳，搏動，

彷彿是關懷音飄零的異域之人！

遞憶病故了的祖母，父親，
也曾給我無限的教誨，訓導，與歡欣，
而今，拋棄了孤單的我，
深深地隱藏於清冷的塋墳，
啊！怎切念這獨行踽踽於曠野的孤魂。

孤獨的我，
盤桓於靜悄悄的黃昏，
願將羸軀的餘生，始終徘徊於你倆的旁側，
睹別人親愛的祖母，父親，的歡語而心自悲！
但你倆是否消弭我的苦悶？

往事如瘋犬咬着我碎了的心，
悲哀如長蛇般纏繫着我的魂。
精神更如同醺醉一樣的恍惚，
這自然美景啊！能否稍慰我的苦衷？

唉！往事不堪回首，
徒令苦淚沾襟，

她的流落

暮色沉沉瀟灑着大地，
宇宙披了一件黑色的簑衣，
羣星微的光亮露着悲悽，
她呀！現在不知流落在何處？
林中彷彿一聲悲啼！
來了一個披髮露胸，赤腳的少女，
呀！這不是她麼？何以在此地！
我與她分別多時！今天在此相見，
我愛看她烏雲般的頭髮，襯託着淨白的臉兒。
我愛聽她漣漣鶯鶯的歌聲，
我愛授她純潔，熱烈的接吻與擁抱，
可是不一刻已不見了她的芳影，
現在：

只聽得——斷續的犬吠聲，
只看見——庭前明滅的孤燈！
呵！她現到底流落在何處！

孤 舟

在這漫無邊際的「人生」的大洋中，
飄流着一葉破陋有「命運」的孤舟，
載上了無數血色的「生命」的人頭；
怒濤洶湧澎湃的直向孤舟怒吼，
浪花撞擊飛濺的直向人頭奔流。
飄流，飄流，極度危險的飄流，
「命運」的孤舟忽而沉落忽而平浮，
「生命」的人頭忽而驚喜忽而憂愁。
突然，突然，上來了幾個水怪，
抓住了人頭，拚命拚命的咀嚼；
然而人頭非但不團結起來自救，
反而各自互相吸吮着頭上的血。

可憐呀！這些不肯團結的人頭，
終于輸到了同歸于盡的末日喲，
最後，孤舟依舊如此樣的飄流，
只是缺少了原始時所有的人頭，
彌補了幾個可怕的水怪在奮鬥。
他們拚命的向着怒濤浪花奮鬥，
他們想盡法子的抗抵刻刻自救；
最後，他們達到了平安的島嶼，
他們愉快地滿足似的無慮無憂。
他們享盡了舒適的陶醉的生活，
他們受盡了安隱的人間的豔福。
唉！這並不是不勞而獲的結果，
這是奮鬥所賜予的美滿的幸福！

弔死難將士

帶着滿腹的傷痕；
帶着滿眼的淚點。

徬徨；悲傷着，
踏進了諸烈士死的戰綫。

看啊！一堆堆的屍骸，
露在廣漠野間，
看啊！一滴滴的血痕，
被太陽晒成碧灰色的血斑。
啊呀！我不禁淚湧似泉，
啊呀！我不禁怒髮衝冠。

帝國主義鐵蹄下犧牲的將士啊！
你們是否知道？
他們還在殘殺不厭！
而你們已死者呀，
難免終天抱憾！
但是我們後死的將士，
已經踏進了你們死難的戰綫，

正在準備着替你們伸冤，
正在準備着擴大民族戰。

可欽佩的諸烈士們啊！
請你們看，
我們正在跨戰馬提利劍，
猛勇的去衝破敵人的陣綫，
直至殺退敵軍，
直至收復失地，
那時我們再高唱凱歌回旋。

給 秋 姑 娘

『姑娘，恕我這樣呼喚，
我將蘊積在內心的盡情吐露。
有勞多情的風姨，
把我音播送到妳那邊。』

『姑娘，妳知道？妳知道有個人——
他是，緊緊的緊緊的戀愛着妳。
妳憔悴，他爲妳憂懼。
妳歡舞，他爲妳奮起。

『姑娘，不信儘由妳，
他是這樣地癡情和愚忱。
每晚總有一次在妳的寓所徘徊，
縱使妳不在那裏的時候。

『曾記否，妳那着黑衫的時候，
蒼白的臉兒映着縐的眉。
永記得這種不快的心景，
我常偷偷地爲妳流淚。

『那一晚，月圓風清的那一晚——
漫步中傳來哭泣的哀音。

正是妳在案頭悲鳴，
淚泉沁透了桌上的書本。

『那時候，我也跟着放出哭聲，
這哭聲驚斷了妳的悲鳴。
當妳在窗前窺視時，
只留個黑影在前面飛奔。』

『姑娘，妳似花期將過的時候，
有限的時間中怎許妳這麼徘徊。
姑看，花中那有單飛的蝴蝶，
天地間都需要甜蜜的愛偶。』

戰 爭

縷縷炊煙漫雲天，
嫋嫋春風帶甜甜，
悲哀混沌人們的真性靈魂！

寄託在飄泊風雨之中。

什麼公理！

什麼平權！

說什麼風雲擾攘，

說什麼生靈塗炭，

啊！幸福神的罪惡嗎！？

啊！戰鬥神的支配吧！？

清平光華的人生道上，

影顯着惡魔神的戰場，

聽呀：

殺！殺！

衝鋒！衝鋒！

——爭權——

——地盤——

——伸張威權——

——殲滅敵人吧：——

看呀！

慘！慘！

陣亡！陣亡！

——白骨——

——紅血——

——潑染大地，——

——幽魂飄渺了！——

滾滾血淚，

隆隆炮聲，

殘跡骷髏，

新愁舊恨，

將近猙獰者錦幃繡幄，

賜予惡魔們尊榮威福，

陰慘悽楚的戰場，

充滿了弱者的傷痕，

去罷……女人！

去吧……女人！

國家已是危急萬分，
民族存亡已奄奄一息，
我不能再接受妳的溫存。

妳有甜蜜的聲音，
妳有醉人的笑容；
但那總壓不下，
羣民痛苦炮火震驚。

妳有細長的秀眉，
妳有嬌媚的雙眼；
但那總不及，
敵人橫的面孔，更深刺入我的心田。

妳有媚人的櫻脣，
狂吻時是何等香甜；

但那總不及，
吮吸着敵人的鮮血來的舒暢。

去吧……女人！
國家已危急萬分，
民族存亡是奄奄一息，
我不能再接受妳的溫存，

獻給愛之神

愛神啊！
你當在我耳旁清歌，
你唱着婉轉的歌聲來引誘我：
我終于被你征服了——
因我的意志薄弱：
我現在已入了愛情的圍裏，
我決不想一時逃出而脫離，
因為祇有你愛河裏的聖水，

方能滋潤我枯燥的生活。

愛神啊！

你婀娜嫵媚的纖腰。

從我眼前輕輕的走過，

你嫵媚靈活的秀眼，

向我送來秋波：

尤其是那微微的一笑，

真使我魂蕩魄落！

愛神喇

你是月宮裏的嫦娥？

自今後我永伏在你的愛河裏，

請你保護着我：

我受不住人類的痛苦，

我畏惹人間的惡魔！

我願永久藏在你的愛情之河，

請你保護我。

女性們起來

時代的劇變，

雖也捉摸不定，

數千年來被舊禮教束縛下的女性；

隨着時代的巨變也在不斷地前進！

全世界的人羣，男男女女，

都在遭受着資本主義的殘酷壓迫！

萬千的男士們雖會找尋生命炬燈！

但萬千的女子也會隨着巨浪前進！

母系制的社會既已成為女性歷史的光榮！

但數千年前的權威，也不能將她拋開不問，

我們沒有歎息，

我們只知道從黑暗中找尋未來的光明！

原始的枯骨雖然無法掩飾多數女子意志的貧窮！

然而目前社會的貧困！

可是現在這些執掌政權的男子一手造成？

意識沒落的人羣，

在現社會上未必全屬女性，

萬千的男子有幾許能逃出這飢餓的迷城？

女子雖羸弱得不敢向覺悟的坦途前奔！

但是過去婦女運動的偉大也曾點過歷史的明燈！

原始社會下的婦女，

也同樣地有過目前血脈的勇敢的鬪爭？

現世紀的女子雖沒有抓到列車的機頭，

但是在目前的社會上運動的團體中是否全無女性？

二十世紀內資本主義，

是全世上的貧民共有的敵人，
經濟危機，工人失業，飢餓，恐怖，那一樣不是牠
造成！

誰也要向牠進攻，
誰也要向牠作殊死戰！

秋 蟲

可愛的秋蟲，
你是風琴嗎？你是簫笛嗎？
談出你那唧唧啾啾的調兒，
把我的靈魂引到美妙的奧境，
引得我直跳起來了。

可愛的秋蟲，
你那彈奏的調兒，
譜着秋夜的風絃，
惹起了愁人的感息，秋士的悲傷。

高，低，疾，徐，……………

好像經過大本領藝術家的研究，
高等的音樂技師精心的結構，
自然的節奏美，成了人間的絕響。

人生的苦樂哀怨，
都被你偉大力的震動潛移默化了。

秋蟲啊！

你那能彈出如此的妙曲；

簫笛啊，

你那能奏出這幽婉的曲調。

哭 漣

今夜今夜我獨自來到這孤冷的湖濱，
這孤冷的湖濱呀曾留下我們的足痕，
而今而今的玫瑰的幻夢已被驚破了，
祇剩下一幅不可捉摸底惱人的憧憬。

記得也還是風清月朗如水的夜深，
我和我的她曾攜手在這湖沿步行，
夜風輕輕撫着伊蓬鬆披肩的長髮，
澄清底湖面不時做出銀棒底波紋。

我倆手攜着手走進那深深的幽林，
粉白底月色從柳蔭透過瀉滿衣襟，
我們一直溫存到月兒西斜的時候，
朦朧遠村裏傳來淒切的雞犬聲聲。

最後我倆各人還許下各人的心願，
伊說但願你呀從今後努力於前程，
我說稚氣的弟弟事事都得妳箴言，
或到人世險惡時我倆又相對嗚咽。

誰曾料想到呀伊竟悠然長辭人間，

人間呀伊竟先我而去不再與留連，
從茲這湖畔不再見伊婷婷的情影，
我呀我在如一隻負傷落魄的雛燕。

爲了伊爲了伊飄然底離世而長辭，
我曾經我曾經嘔盡心血寫我詩篇，
最不堪最不堪步入那昔日的幽林，
獨自啜飲着淚珠兒直到夜闌時分。

今夜今夜我獨自來到這孤冷的湖濱，
這孤冷的湖濱呀曾留下我們的足痕，
而今而今嗚玫瑰的幻夢已被驚破了，
祇留下一幅不可捉摸底惱人的憧憬。

落 花

春去無跡，
花落恨深；

龍華逝，
無蹤影；
俯首怨東風！

崎嶇的世路，
慘白的人生；
誰是同情？
誰是知音？
知人知面不知心；

步上花徑：
憑吊青春，
且覓知音。
最難堪；
血淚灑，
杜鵑紅。
更怕看；

微雨殘花落繽紛。

看吧!?

我底愛人!

春殘花落，

是無歸宿的靈魂!

落花能否帶回我青春的緋紅?

到生的世界從死的歸程。

困人的午後

春意撩人，

春風微熾，

心兒動、恨兒捐未?

相思人何見，淚與聲垂。

如煞鷺逐鷺，羞看花兒假蝶。

睡眼迷離，

四肢正倦，

好夢方甜，怎禁子月數啼！
夕陽臨下，春色更研，
紗窗斜射，花影留連，
輕輕曲臂，鼻兒微息腿兒屈。
怎禁得夢裏幾番兒狂熱！
卿兮卿兮，
巫山遙接，
魂其歸來與夢協？
媚眼偷覘涎欲滴，
桃花其面心已醉，
怎經得幾度溫柔亂情弦。

渺茫的人世

渺茫的人世！
什麼是在沉淪！
痛苦，悵惘，——
橫在眼前的事實啊！

我的心燒起了怒火，
我明白大時代的前夜，
也明瞭自己的責任，
但是，我被——
惡劣的環境，痛苦的生活，
束縛得緊緊！
而今我的心已受了創傷！
這些呀！
幾時能解脫！？

雨後的湖光

啊！雨後的湖光，清翠欲滴，
更加着紅豔的一輪將歸的斜陽，
照得那錦秀的碧山嫣紅，
似妝臺明鏡中的胭脂嬌臉。
樹上叫倦了--天的蟬兒，
還不息的忙着唱那無力的留戀的殘歌，

一羣一羣的歸鴉，
各尋得牠們適當的枝頭，啞啞的亂叫●
看呵！雨後的湖光，明潔無比，
好似一塊美麗而清亮的水晶盤，
碧波飄渺；鮮潔清瑩，
一列一列的小舟，
在這湖波中蠕蠕的移動，
無力而柔和的東風，
陣陣的吹着柳絮飄飄的落在湖上，
微微的縐起沙也似的波紋。
呵！這湖心，渺渺茫茫，
好個明淨的湖光，是人生的墳墓，
我願常睡在這聖潔的光波裏，
埋身在這湖心深處，
抱着一束豔美的秀花，
滴着幾點苦別的熱淚，
千古的離悲：百年的合歡。

夢中呵！夢中！

人生呵！渺茫虛空；虛澆韶光，

斷腸呵！斷腸！

大地啊！悽悽涼涼：

天空啊！渺渺茫茫，

宇宙的一切默默的靜寂；

平平的湖水寂寂的幽冥，

驀抬頭——

月已上升中天，

一切的大自然，

全個的湖面，

都沐浴在這雨後如洗的銀光中了。

少女的心

誰在幽谷中，

吹出迷人笛的音，

吹着月色滿空，

吹着銀河翻浪，
吹着樹葉兒驚秋般的顫蕩，
啊！迷人的笛音，
知否找青春的心，
綠紗窗下，
誰在彈弄，
誰在彈弄，
那琴兒翻着碧波銀浪，
那琴兒噴着淡玫瑰的酒漿，
啊！多情的歌調，
知否我青春的心，

妻

夜晚，
妻擁我到懷裏，
把嘴唇向着我。
我學着摩登的口氣問：

——妳愛我嗎？

她微笑着望我，

不知「愛」是什麼東西。

——妳親我麼？

改用我們底鄉土話。

——我後半輩兒的衣食。

都靠着您，

不親您，可去親誰？

嘴唇吻在一起了。

我却偷偷地想：

「愛」是純潔的，神聖的啊！

這！豈是人們口頭所謳歌的。

明晨——我將離開家了。

妻抱着我——緊緊地，

淒楚的眼望着我——
她不訴什麼離情別意：
——爸爸丟了我們去了，
生活是要打算的。
你——你底年紀已不小了，
你——你要改掉你那孩子氣。

我底淚珠先把枕兒濕了。
這淚，
是惜別的淚，
是感動的淚呢？

妻啊，我將永遠
沉默，在妳底懷裏，
再不學什麼摩登的濫調，
擾亂妳的芳心。

寒村薄暮

寒鴉背着斜陽歸去，
縷縷炊煙，
從深林裏裊裊浮起。
黃金色的殘陽，
寂靜地照着遼闊的田疇。
溪畔的孤松下，
我獨徘徊。
叫賣者三聲兩聲傳來，
在蕩漾的黃昏，
湊成搖曳不斷的嘶聲，
驚破我脆弱的心膽。
我遊子底心靈呵，
誰來慰安？
殘陽給山巒漸漸的吞沒了，
翹首長望。

我迢遞的家鄉，
也給夜幕吞去了。
唉！吞去呀——吞去
我溫柔的故鄉，
還在我的心坎裏呢。

黑 夜

在漫漫無涯的黑夜裏，
朋友！真理是被流俗的常識克服着，
智慧，給機械的經驗粗糙的觀念埋沒了！
光的威權喪失了！
一切的一切，是那麽異常的可怖。
再沒有誰能夠不出于詭辯的先生的門下，
稍為聰明的學者，把魔妖由大門驅逐出去，
又把她由窗口拉了進來，
有些人是枉費了他官能的表現，
若獨夫和賊子喧舞殘酷的歌技，

再沒有一個蘇格拉底式的勇者，
大膽的出來和惡勢力反抗！
你看那一羣的一羣，
都把主人的土地送給他們的仇人。
甘心去享受被宰割的酸辛。
中用的藝術也被浪費着。
叔本華的態度佔據了世界的大部份，
不再當提起的意識，
居然也有人在提起了起勁地，
如同拉帆的船夫。
奴隸的人性也拚命的復活，
叛徒由正義的旗下逃逸，
反動派已全幻滅，
革命的同志們穿着武裝前進。
我親愛的朋友啊！
我們攜手，我們同行，
我們去喊醒甜睡的同胞！

——與倭奴相周旋，
不要坐待白日的到來。

午夜的哭聲

猛焚地幾陣秋風，
把我從夢中驚醒，
忽聽得淒淒切切的悲聲！
從窗隙中吹進；
這時，我驚怕心生，
汗毛凜凜！
你爲誰？
要發這樣悲慘的聲音？
你到底爲着何事？
要這樣的哀吟？
唉！咳！莫非是爲日奴無辜慘殺的同胞！
來尋找你的家鄉不成？

莫非是失戀的青年男女！
來追尋你的愛人？

月

美的月啊！
當太陽西下，
黑暗籠罩着大地時，
你的光亮是何等的偉大！
是何等的潔白，
是驅逐黑暗的先鋒隊！

月兒啊！
當你露出雲窩時，
大地上的一切都在等候你；
你可曾把你的光榮，
獻給人們；
在你的行程中，

可曾見過一些歎心的事情？

月啊！月啊！

你可曾把你的光亮，

照着那東北的難民；

他們都是父，母，妻，子四方分離。

可愛的月啊！

只有你永遠有這樣的團圓；

這樣的光明，

你的身體是這樣的潔淨，

這樣的偉大！

我永遠不願離開你！

雁塔的悲哀

偉大呀！偉大！

偉大呀你千歲的雁塔！

你看慣了人世的艱難！
你受盡了風雨的吹打！
你吸着各代不同的空氣，
却受着千古同一的欺詐！

啊啊！

壯嚴的雁塔！

雄偉的雁塔！

男性美的雁塔啊：

但現在你怒目悲看着人們，

是不是有了甚麼煩惱？

啊，你是不是在爲你千年的主人而哀悼？

啊啊！你哀悼，你痛哭！

你知道你的這些主人，已無法援助，

你知道他們現在所處的地位；

如像那大海裏的破舟，

船已壞，底將透，
滿舟可憐的人們，只是向天招手。
大呼求救！
可是沒有一個人來援救！

看呀！一條鱉魚浮上了水面，
頭上現出電燈似的雙眼，
啊啊！沉淪到了牠的嘴邊，
舟中的人們已哭斷了腸肝！
但是可憐的船夫，亦無法援救。
哦！偉大的雁塔呀！你是真的爲此而傷感？

哦！雁塔呀！你也在爲着我們傷感！
你看見這種情形，也會抱起了悲觀；
但是可憐的中國的同胞呀！你怎麼還在夢境留連？
聽呀！雁塔上隆隆的鐘鳴——那是我們衝鋒的戰鼓
擘擘！

起來！走向我們戰場！

殺呀！殺盡日本倭奴。

花

我不怨東風，

我不怨夏焰；

牠給我的是恩惠，

並不是摧殘。

梁燕呢喃，

飛飛，銜去我的紅淚，

舞舞，在大海般的清天，

我呀，向誰訴哀怨？

我被人家裝在案頭，

任人家玩弄，

他們討厭的嘴，
按着我一吻一舐。

我恨着賣花人兒，
你爲了幾個小錢，
把我溫柔的生命，
給人間魔鬼任意撫弄，摧殘。

我不怨東風，
我不怨夏焰；
我祇恨着賣花的人兒，
更可恨金錢的惡氛，把我摧殘！

我 愛

我愛長江的流水，
我愛垂垂的細柳，
我愛落日的紅霞，

我愛野外的墳塚，
我愛在大海中；
獨自飄着一片小舟，
受那自然的擁抱，
自然的溫柔，
我愛皎潔的明月，
我愛隱深的黃昏，
我愛莊嚴的古柏，
我愛成成的鳴聲，
我更愛在森林裏，
聽低聲的歌頌，
歎世道的淒涼，唱人生的悲音，

在 病 中

北風不住的在悲鳴，
病室中似死一樣的寂靜，
我的心早已碎了，

但還印着妳的情影。

啊！我這碎了的心，
還夢想着幸福；
愛神喲！
情天如何可補？

然而啊！然而，
那命運之神啊！
終不使我一嘗幸福之果，
使我墜到失望的深淵，
我只好徒嘆奈何！

在命之神的仙園中，
隱約的可以聽見她哭訴的哀聲：
「若能使他病好，
命運之神啊！

你一切的命令，我都聽從！」

北風還在悲鳴，
病室中像荒山古寺底寂靜；
命運之神啊，
請還了我愛的「鳳」！

離 歌

誰說別離是苦酒一杯？
誰說苦酒是別離的滋味，
我們都正是青春有為，
嘆什麼別離是苦酒一杯。

我們國際上的地位，
我們本國內的支離；
現在一切的一切，
那不需要我們奮發有為。

我們無須兒女似的互慰，
我們無須兒女似的傷悲，
我們只知爲了中華的前途，
建立奇功，憑着精神的大無畏！

我們現在失去了自由，
我們的自由只有自求！
我們要如不羈的征騎！
從此還須敵氣同仇！

歸 去 吧

淡和柔弱底夕陽，
含羞地在晚霞中窺探。
一灣綠水，
從輕風展蕩中，
閃出了瀲灩的銀波。
呵！好一幅天然的圖畫，

怎禁我不徘徊，眷戀？

『令人渴望的她，

怎的還沒來？

戲弄我嗎？

不，不，或許病了吧？』

我不住的低頭默想，

我不住的歎噓，徬徨。

我摘了一朵鮮花，

呆呆地，細細地把玩；

關不住的情感，

引出了絲絲情淚。

噯！花呀！你的香瓣，

已被我的淚珠滲透，

可知道我心裏的創痕？

在溫柔的擁抱中，
惓惓相印的心，
萌發了嫩綠的情苗；
她一喚聲哥，
我喚一聲妹，
甜蜜呀！神祕呀！
我們溶成一片了，
誰能辨是妹是哥？
這樣豔福的回憶呀！
怎會遺忘，
但而今呢？
在桃色的返映中，
只有孤零的我！

恐怖的面幕，
祇有迷茫，空洞。
宇宙的一切，

皆由模糊而成了幻滅。

去吧！去吧！

歸去吧！

『我永不能忘的她，

怎的還沒來？

戲弄我嗎？

不不，或許病了吧？』

我不禁頓足，椎心！

我不禁悲痛號哭！

徬 徨

迷路無告的羔羊呵！失羣無訴的哀雁呵！

誰是做你的指導者？誰是做你的愛護者？

環境更加惡劣了，前途更加黑暗了，

——人生的歸宿，似大海茫茫，

此後，我微弱的餘生，飄泊在天涯海角了。

社會畸形的冷酷我已慣看了，人類情感的炎涼我已慣嘗了，

一切的一切的往事，唉！不堪重提了，

我欲前進無人容我，我欲回去無人諒我，
我呼聲總無人答應，我喊吶總無人相和。

你看，虎狼俯伏在四週，蚊鼠潛匿在當途，
大地是這樣荒涼，險象是這樣可怕，

茫茫塵海，何處是我的方向呢？

此後，我微弱的餘生，飄泊在天涯海角了。

夢

冷清清的黃昏，

靜悄悄的海濱。

我在那低首徬徨，
低音的在歌唱。
憂傷在惱着胸膛，
歌音顫抖而哀傷。

腿兒走皮乏了，
息坐在綠椅上。
從破舊的衣裳中，
取出陳腐的戀書。
桃色已失去了美麗，
字句纏入眼裏。
淚珠跳出眼眶，
昔日的吻痕片片。
今日的淚水點點！

過去的戀人面影，
幻現在失神的眼前。

給我頰冷冷的白眼，
昔日的歡愉香甜，
今日的悲哀辛酸。
回味着溫柔的舊夢。
感到異樣的悽涼哀怨！

掙抓着蓬鬆的亂髮，
低着頭兒疼哭長嘆。
淚水溼透了衣衫，
把戀書撕扯粉碎。
海風吹弄片片飛揚！

黃昏緩緩的去了，
黑夜急促的來臨。
在黯淡的夜色中，
我踉蹌着走！歸途。

給我離別的妻

妻！

妳那樸素的情影深刻在我的心上，
晨熾的微光裏，盪漾着妳買豆芽的聲浪，
我常在潺緩的彎溪邊深嗅着妳的遺香，
啊！妳的遺香——我底春光！

妻！

妳那樸素情影深刻在我的心上，
黃昏的時分，我倆曾互相的張望，
夢鄉裏又是挽臂到處遊逛，
妳那低微的呻吟聲惹動我的悲傷！

妻！

妳那樸素的情影深刻在我的心上，
那是「九一八」的深夜妳對我傾洩妳的感傷，

在沉寂的空氣裏起了槍砲的聲響，
我隻身飄到寒外享受着無限的痛苦與荒涼！

妻！

妳那樸素的情影深刻在我的心上，
我如今已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流亡，
妳與我相仿呢？還是死在我們塌倒的故鄉！
知否……我的雙視在何方？

憔悴的玫瑰

憔悴的玫瑰！

默處在沉寂的荒園，
捧着慘白的苦臉；
搖曳枝頭，春意闌珊；
獨自無語，悄立風前。
寒蟲奏着清脆底音樂的月夜，
小鳥唱着美妙底歌聲的清晨。

她只願，領略自然底擁抱，

把她底靈魂陶醉！

把她底軀壳消滅！

她雖不需要，

她底纖手培植，

她底熱淚灌溉，

但，那朝暮的。

狂風肆虐，

暴雨侵襲。

她可能，脫離殘忍的掌中？

把她盡情蹂躪，

把她任意摧殘！

秋妹你願意吧

秋妹，你願意吧？

當茫茫的暮靄籠罩着青山時，

我與你在一條幽寂的山徑，並肩兒慢慢走着，

悠閑的晚風，
一陣一陣的微微吹起妳那柔滑的髮兒，
我們很自然聽着鳥兒的歌曲。

秋妹，妳願意吧？
在一個月白風清的夜裏，
和妳駕一葉扁舟，
在月兒照耀得像透明的玻璃似的海心來浮遊，
我拿着蕭嗚嗚的一低一揚的吹着，
妳唱出像黃鶯白鸚似的婉轉的歌聲。

秋妹，你願意吧？
我戎裝起來，騎在高大的馬背上，
在妳悽慘含淚送別的當兒！
我把槍兒一揮鞭兒一揚，
聽妳說一聲「珍重」。

勞 動

一聲聲的汽笛吼鳴；
一陣陣的機械「空通」；
一縷縷的煙突濃霧，
一條條的火舌熊熊，
這些，取得了勞動者的所有，
依獻給資者消閑的享用，

尖銳的汽笛吼個不停，
他傲岸的響徹了雲霄，激動了空空，
胼手胝足的勞力出賣者喲，
在尖利的吼聲中顫慄、躍動，
他們在死板板無生氣的顫慄，躍動！

笨重的機械在喊着「空通」。「空通」！
似要把勞動者的血肉吮食個乾淨；

蓬頭堆面的勞力出賣者喲，
他們忍痛的任血汗奔流，
任血奔流進資者供「淫樂」的囊中！

粗巨的煙囪矗立高聳，
濃黑的烟霧不住的向外噴湧；
在這噴湧的濃黑的烟霧中喲，
綽約的可以看到勞動者的血肉飛迸，
是勞動者的血星肉雜着烟屑飛迸！
煤爐的火舌熊熊，
他熬鍊盡了勞動者生命的髓精，
這熬鍊的生命的髓精，
鑄成了資者「淫樂」「福威」的埠城，
自身獲得的是飢饉的黑影漸漸的加增！

一聲聲的汽笛吼鳴，
一陣陣的機械「空通」；

一縷縷的烟穿濃霧；
一條條的火舌熊熊，
這些，取得勞動者的所有，
供獻給資者消閑的享用！

妳的眼睛

啊！妳的眼睛，妳的眼睛。
怎麼含着如許多的熱情！
當微風吹着的下午時分，
妳常常斜站在門邊兒望着街道出神，
急行的青年，慢步的老人……

沒有一個不被妳吸引；
有的停住了足步，有的一步一停，
誰有——一直走過去不領略妳的風韻。
啊！妳的眼睛，妳的眼睛，
已足夠表現妳的美麗多情！

衣服何必要講究，頭髮也無需梳弄，
也用不着再抹香粉，塗紅嘴唇。
就這樣已能使多少不曾相識的男人，
一見便為妳顛倒神魂，
好像是多年的舊交情。
任誰都要想法子來和妳親近！

故 鄉

啊！
故鄉啊！故鄉！
未見是多麼的懸想，
見了是多麼的惆悵，
久已渴望的故鄉，
終於在今天見望；
我踏上我的故鄉，
怎麼是這般荒涼？
雞聲不聞，

樹葉枯黃，

只有烏雲片片，在高高的天空來往啊！

這瘦瘠的田園；

不產大麥和小麥，

只產甘薯和米飯。

啊！

這傾斜的茅房，

是不是遭了強盜的打劫，

更遭土匪的搶掠。

啊！

故鄉啊；故鄉！

未見是多麼的懸想，

見了是多麼的惆悵！

雲

時光已經六月上旬，

怎麼天空還是充滿着愁雲，

像滿天的戰雲般老是退不清，
啊！這又是什麼的一種象徵？
難道老天顯示着他的愁容，
看見人類已陷入了無可挽救的火坑，
弱小民族一再至三的屈辱忍痛，
帝國主義還是加緊的兇暴蠻橫。
樂園已成了不可重溫的舊夢，
地獄原不等到人死後已先光臨：
一邊是惡魔板跡了猙獰的面孔，
一邊是小鬼在哭泣呻吟，
中間的活鬼大聲嚷着「向惡魔抗爭！」
同時又暗地裏跪向惡魔乞憐求情。
唉！世界充滿了黑暗無一線光明。
怎麼便能把這重重的愁雲退清！

夢 痕

疲乏心神，在着迷離空中安寢。

破碎的靈魂，無定地飄渺於幻境，
一幕幕過去的生活，浮現腦根，
睜開眼窺，四周祇有凄冷，凄冷！

消逝了，消逝了！玫瑰甜密的深情，
凋零了，凋零了，我沸血中心花瓣瓣。
苦惱的使者，這時帶着苦笑來臨，
哦！且向夜神哭訴失掉了歡笑的款情，

冷冷清清的綠燈伴了紗帳盪漾！
暗灰眼幕，深藏不少鬱悶！
捉摸罷！捉摸罷！少女個中美味。
愴感間！只博得萬縷愁絮在眉梢繞繞？

天 空

滂薄氤氳，

亦浮亦沉，
你永遠地永遠地如此啊；
浮沉了幾許滄海桑田底古今！？

伸縮蹈舞，
若捲若舒，
你永遠地永遠地如此啊；
捲舒了幾許英雄事業底千古！？

流騰沸翻。
或開或展。
你永遠地永遠地如此啊；
開展了幾許人心詭虞底變幻！？

昨 夜

昨夜我在潯陽江上飲酒，
浪波滾滾在心胸裏；

心胸也在滾滾的浪波頭！
真的也有今天嗎？……
濃酒中跳進幾粒清淡的淚。

濃酒中跳進幾粒清淡的淚，
它是澀的？苦的？酸的？……
飲醉呵！這說不出的味道！
熱血歡舞在禿筆上，
粉白牆上我追憶一個遙遠的朋友。

粉白牆上我追憶一個遙遠的朋友，
我將永遠再不會見這盃酒！
飲醉呵！這最後的餞禮。
它是爲英雄而酒，還是美人？……
你看連枕頭也在暗笑了！

你看連枕頭也在暗笑了！

就是這回事了！

誰保明日還有太陽？

可是到了明日，那瘦弱的影子。

仍然畫在太陽光裏。

仍然畫在太陽光裏，

朦朧的眼兒從就不肯睜開！

呸！……………大宇宙裏再去，

找那桃紅色的衫子去罷？

失 戀

憶昔日，

恩情纏綿，

如乳如水，

似絲縛繭。

祇道是，

天長地久，

永不改變。
誰料到，
別來兩載，
竟至音訊杳然，
今日裏，
看見了錦囊，
忽然憶起了她的嬌顏。
不知道，
愛人啊！
妳玉體可安？
本來是，
依妳的薄倖；
我早就該拋却，
不應當這樣思思念念。
只是啊！
餘情嬾嬾，
猶自縈繫在我的心坎。

會記得，
臨歧揮巾，
消魂黯然。
妳又說啊！
除非我們再覩面，
要不然，
我至死也要憶念。
啊！言猶在耳，
妳的心哪，
早已別向他轉。
這一切，
我不得將妳埋怨，
因為妳我的志趣殊懸，
不能永久安和，
我只好收拾我已創的心兒，
別尋愛戀。

月明之夜

星光燦爛！

月兒團圓！

一夜佳景共誰看？

獨坐樓頭，

愁思萬端；

故鄉！國難。

佳人不在眼前！！

不堪留連！

不堪留連！

月映窗紗，

床枕影斜；

旅客倍思家！

鴛鴦兩分差！

海角天涯，

幾時歸家！
幾時歸家！
夜深深！
月悠悠！
人生幾度秋？
轉眼歸休，及時行樂尚不得，
功名富貴何處求？
一死方休！
一死方休！

驪 歌

一肩行李，半床薄被，
坐在車中，心裏只是發迷。
白髮的娘，流着老淚把住車，
聲聲的說：「兒呀！此去千里，不知何時返鄉，
我盡望着娘泣不成語。」

要說的話兒也被淚淹葬！
我盡對着白髮蕭蕭可憐的老娘！
——癡望！癡望！

汽笛嗚嗚的在響，
使人心中淒迷失常！
這時，踏着征塵！
何日？得返故鄉？

歧 路

彷徨着歧路的青年啊，
趕快地認清那一條是我們應走的道路！醇酒！美人
！……啊！是麻醉人們的鴆毒，
莫要猶豫了，展開着你們的正步！

要是我們仍舊地甘服於布爾喬亞的牢籠，那我們的
生活只是虛虛，空空。

布爾喬亞的喪鐘已在搖響了，
我們莫要躲在那裏幻想美夢！

局勢是張展着革命的序幕，
推動着更高階段的浪潮。
我們爲何不快快覺悟，
覺悟罷，徬徨歧路的青年，
丟掉我們的顛搖，懷疑的信念。
堅決地來到這新興的隊伍，
正步着偉大時代的前線！

丁香殘了

也是這樣的雨聲裏，
傍晚透溼了輕涼；
足跡殘印着：新鮮的；
我偷去拜訪丁香。
清涼的，吻着：快感的，

淚珠兒流自花上，葉上？
是悲傷，命運，呵。幽淡的。
不怕滴溼了髮裳：
冒着雨，偷折了一枝，
小心的歸來了，
珍惜着插進瓶子，
宇宙也活躍了！
又是這樣的雨聲裏，
紛紛灑碎了思網，
足跡泯滅了，寞寞的，
枯殘的丁香埋葬！

凝 思

我凭欄凝思，
想起我的可人兒。
記着：
窗前對坐，

脈脈含情；
欲言不語，
向我微笑。
而今，飄萍兩地了！
曾幾何時，
再談笑於窗下？

晚景蒼茫，
夕陽西下了。
記得：
燈前細語，
情話綿綿；
我欲擁抱彼姝，
狂般地，…… Kiss
可是，我太胆怯，只是顫顫地說。

我正在按琴，

放聲地狂歌。

一僕跑來：

「姑娘叫你！」

忙地跑去，

她站在綠蔭樹底，對我笑嘻嘻：

『何嬲嬲來遲？』

我在凝思，

蝴蝶在飛，

愛人呵！

我羨雙雙的蝶兒：

我願一對對與妳，

並肩花下，月夜談心，

然而，我現在的寂寥，

伊人知否？

情 變

消失了，消失了的青春，
我不需妳在這世間生存，
妳已使我失戀了，
黃土中已有了我的足跡發現！
我曾把整個的全身，
在愛河之中浮沉，
但是盡了我最後的掙扎，
我的全身是沾滿了黑的污泥。

是偽禮教的威權？
是愛神的摧殘！
我的心頭已粉碎，
我的青春在無形中而消失，
我整個的生命呵！也交付了他的手中。

失掉吧，失掉吧，
我不要令我蹈進第二次的悲劇，

我是矢戀；
 生命上有了傷痕，
 失戀了，有了創痕的人，
 不配再和妳接近。

介 紹 新 書

國民軍事常識	一角	蔡廷鍇	一角
中國革命烈士		宋哲元	一角
傳 第一集	二角	慷慨詩選	三角
中國革命烈士		慷慨文選	三角
傳 第二集	二角	岳武穆集	二角
馬占山	一角	文天祥集	二角
蘇炳文	一角	史可法集	二角

發 行 者 愛 國 書 店

上海四馬路五四七號